溪堂先生文集 三

共八

溪堂先生文集卷之五

書

答姜進士 應周

客臘鄙伻自壺歸拜承長幅惠教感戢慰豁若奉面晤仍審新元省節茂膺鴻禧胤友侍學增益否疇老親每承觸冒添感之教遠外情私焦迫罔諭胤友之妙齡立脚誠心求學聞不勝喜而不寐滔滔此世以若年紀能知重內輕外之義者其天分之高見得之正此可知耳況又柳心齋卽是當世賢範之所在而住處非遠講質得所自當日進而不已又何幸之可

言耶至如鄙人初豈是用意於自欺欺人而只緣自
量已分謝去場屋遠近朋友過於相愛冀欲爲引重
之事而加之以不似之禮以增不韙之誅耳顧疇何
足以當此盛意而迺敢爲人師而靦然自處哉不惟
疇自處之義爲然相愛者如知所以愛之之實亦豈
以此而相累也如以世誼之篤不相遐棄時一過訪
存問其爲空谷之跫多矣此豈非可喜處耶鄙所輯
禮書何敢別立門戶求多於古人耶但我東先輩無
論彼此禮說纂輯者多矣然今世見行諸本終是偏
於色目拘於地方而生生一不竆之疑文變節無以會

通參證故竊嘗有意於斯蓋其裒輯名全禮類輯者先之以邦禮儀原續次以家禮通禮士相見鄉射鄉飲酒鄉約學校原綱及本註附註小註用心經例疑變問答用通鑑史斷例以其門類彙分採補自成一袠而篇袠浩穰名目繁密精力不逮器具多艱未可猝然以了斷也客冬遠近諸君合同助發相守爲一朔之功而寫過校勘兩道俱臻僅得三分一功力矣若因此而接續不已出末可期而其於私究世故隨處妨奪頹志懶習掩卷忽置謂之何哉如得執事老成之心公眼明奉之左右訖以刪正庶乎其拱手仰

成而末由焉柰何

答金敬輿 尚欽 問目

三從孫正秀父先亡昨年六月已服其祖父承重服今又遭其曾祖母喪正秀當兩服承重而此喪成服可捨舊服而從新服耶旣從新則襄禮之前服其新服而襄禮之後或服前服否

舊喪小祥在來月初其前新喪襄禮恐不可及矣新喪成服至卒哭以前自當服新喪之服卒哭以後則前喪小祥卽當追行前喪旣爲練服則恆著練服恐用不得不得不以新喪服常待而於祖父殯廬奠祭

受弔之時似當著練服耳

主婦主喪之母與祖母俱在堂而喪主之妻當爲主婦耶

祖母與母當以本服服之而已喪內主婦則祖母當之葬後祭奠主婦則喪主之妻爲之有明文耳

主婦承重之母在堂而承重之妻當爲主婦旣聞命矣承重孫病不能主祭而承重之叔父主祭則誰可爲主婦也

承重孫病不能主祭則其叔父不可不主祭然非主祭也乃攝祭也攝祭安有主婦耶

本生繼外祖母考之諸說未見明文然繼母之母死繼母存而服齊衰則出子處義何以則爲尤得也出外祖母外繼祖母俱有服則本生繼外祖母之喪爲其繼母而義服三月否

本生繼外祖母服先儒說無之然禮本因情而制服之似無妨

書院埋主時祭需儀節古無依據或以生物盛于籩豆或以熟物盛於私器則於此二者將何折衷也鄙意則撤院之 令便禁生薦則熟薦似得之如何略設脯果亦免悖禮耶

埋板祭生薦熟薦不必疑難祠院神板本以生薦享之何獨於埋安爲熟薦乎此是無於禮之禮鄙見如是勿以鄙見爲是廣詢審處之如何

謁廟朱子行狀云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屨拜於家廟註解云焚香再拜是固奉行而廟門恐其煩黷而不開

旣焚香則廟門不可不開矣近世先輩謁廟不行焚香一節而不開門以此量處如何

宗服衰服記疏大功小功緦麻之親先服宗服後服已服今之知禮之家亦用此禮否

宗服齊衰三月在大功上雖三月此服非緦也與齊衰杖朞不杖朞五月一體而等殺先服宗服恐是

答高元仲 彥亨

秋來同人之懷益切謹詢侍奉動引一護萬相餘力之業果何如也是庸願聞疇京信連承二音慈側姑保夙狀情私甚幸近有編禮之役而遠近諸友來留數日相資甚大殊甚良感然而其就緒則恐未知在何時也際此儻無奉晤之便耶適因顏巷便暫此憑寄

答李良伯 濬九 心經問目

所詢諸條數三意義外如人心人慾之說天命誠明之說卽義理大頭腦處學者沒身從事猶患不分曉令其次第條理不紊可謂洞然見得其用工之勤而所得之深豈勝敬服耶然而猶不敢自信從而講問不置此尤見虛心遜志進學不息之工而但其所質之處便似借明於聾者此爲可歎鄙人本以鹵莽之學加以向衰荒廢舊忘新昧貿貿如初未始有學者索居之中無與警益撫接光陰常自悼歎不料高明之不鄙辱開以講誨之端所以喚醒昏墮者爲賜已大矣因得以聞所未聞得所未得何感幸如之三復

之餘以臆見論列如左其不避僭踰忘其固陋而妄
爲此者實感高明委示之義而且不敢蔽蓋自隱不
以求正也惟恕諒幸甚

謹按程復心心學圖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汨之良
心人心卽覺於欲者大抵不爲物誘純一無僞底
赤子之良心則今觀圖說人欲之汨未汨姑舍直
以人欲二字專屬之赤子心一邊而又以人心覺
於欲者係之者得無過中失正之弊耶饒雙峯以
飢要乳便爲赤子之欲其或因此而屬之人欲人
心之一邊則雖以大聖人豈無飢思食寒思衣之

欲也無論大人赤子飢寒之思衣食自是良知良能之理則必以人欲人心專屬赤子心一邊而揭此圖於萬世之心法是果穩當無疑底道理耶先輩已定之論後學之妄贅已疑者自知極僭難逃之罪然管窺所照蓋未知其如何得當也

來諭中不爲物誘純一無僞底是赤子之良心云者固然惟其如此故所以爲人欲未汨之良心矣何可以姑舍二字抛卻人欲之汨未汨而便生疑節於人欲之專屬赤子心一邊耶至於以人心覺於欲係之得無過中失正之弊云者尤似未穩人心未便是人

欲而畢竟是覺於形氣之私故所以謂覺於欲而與道心之覺於義理者對待說下非以赤子把作人欲而便謂之人心覺於欲耳如何寒思衣飢思食是人心衣當衣食當食是道心飢寒而取不當衣食不飢不寒而欲美好衣食是謂人欲蓋大人之飢寒而欲衣食雖出於形氣而能衣食其當衣食斯所謂人心聽命於道心也赤子之飢要乳只是飢則食之心自發只可謂之人心本然之體段也若便曰人欲則不啻失之矣雙峯之著欲字與人欲之欲大煞不同大槩圖說大意退陶老先生答李叔獻書詳矣濮有望

於賢者之潛心而有得焉耳

人心道心章伊川先生曰天理人欲便是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甚好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使人去之云云王魯齋亦曰人心不可謂之人欲觀此數君子人道心之說似若旨論之各立門戶安敢贅議其萬一而蓋以平日講究者參之則人心人欲自有病根甚不甚之分是以本經贊中亦曰人心惟何惟欲易流人心於人欲謂有易流之弊則可而似不可直以人心認作人欲之得當也伊川之訓所以著便是二

字以明其些少分界則其與王陸下同一其說而
彼五峯之直遂說同行異情則尤爲大段失著況
以天理人欲對待幷立同時齊發之爲則其於未
發之前已具兩端如東西相對彼此角立之弊耶
人心程子說雖如此朱子末年定論以人心人欲分
爲兩節此當爲正也來示所謂人心人欲自有病根
甚不甚之分者恐不然人心獨非天理耶惟其流放
任私然後始可謂之人欲也則本贊云人心惟何惟
欲易流者此耳是所謂感於形氣者不能無危殆則
可何可遽著病根字於人心上而迺以甚不甚爲之

分數於人欲耶蓋方寸中非有兩樣心所以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只以性命形氣之分而言耳故朱子有言曰自道心而放出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謂之道心所謂人欲其非人心徇私欲底物事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好貨好色之心聖凡一也自其發處爲公私爲正邪而爲之異今賢認作同時齊發彼此角立而謂之大段失過矣

易閑邪存誠章吳臨川註之而以詩所謂思無邪邪字專指私欲惡念而言以易所謂閑邪邪字特指匪欲匪惡亦謂之邪臨川之劈破兩邪若是之

大槩分析則無邪閑邪有何兩樣物事而然耶旣以閑邪之邪謂之匪惡匪欲則惡欲之外大焉有別樣邪念耶又以一念之起復萌爲此之邪則甚麽一念此果善端發見之念而超脫於惡欲之外者耶

兩邪字差殊分析臨川所言可謂詳矣恐未可謂極純也臨川之意蓋以無邪作誠意看誠意卽善惡關也故無邪之邪著私惡去閑邪作正心看正心地頭一念或忽卽官街上差了耳著私惡不得故閑邪之邪謂之匪私惡者此也然以閑邪章小註程子曰天

下有一箇善有一箇惡去善卽是惡去惡卽是善西溪李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存閑得一分人欲便存得一分天理兩邪字雖或有些重輕別處終是同歸於私欲惡念則一耳臨川之言不能無可疑處世以臨川爲江西之學者無或指此等處而云耶

大學誠意章如見其肺肝云云是果如人之自視其肺肝耶抑人之於小人不但視外面情狀亦看得在內之心肺昭然如從爾肚裏過之謂乎

作人之視小人看似穩

大抵心經一篇是摭取聖賢言心之書而不動心

一章何不入於當日採取之中耶牛山一章專主
　氣也而表入之亦何義耶

心經爲書專爲學者克治存養之功而能不失其本心而已是以自第一章危微精一以至終篇尊德性銘無非所以明此心之操縱得失而爲聖狂舜跖之幾也不動心章非無正心養心底意思然一章大旨不外乎集義養氣以爲不動心之節度則其與夫初學操存省察之方大煞不同當日採取之不及者其以是否是未可知也

牛山章專主氣云者未知見於何人之書也豈眞是就

夜氣之氣字上看作專主氣云耶此非爲此心之操舍存亡而爲此夜氣之說耶恐非可致疑於表入之耳

答權祖源世淵

海上因緣荷尊史英眄數次矣於尊心嚮遑之自不能忘是豈亶爲戚地切世契篤而已蓋有所窺得好意者存耳歲暮莵谷憧憧爾息勝浩來伏奉先沖齋先生文集又奉先蒼雪齋先生手蹟況復辱貺以書辭旨勤懇非尊史向我至意何以及此於是乎敬奉二稿且讀尊書顧僕之愚陋又何以當此寄也媿慄

媿懍雖然誠尊史不鄙夷之時寄德音推波分濟助
發而終惠焉則疇雖無似敢不自勵思所以不見疏
於同人耶仍審冬候甚乖省履裕勝疇牙信轉承安
報私幸而慈齊當寒閼發眞元陷下焦泣難狀竊味
來書已占地頭五十而無聞焉其終也已如吾已矣
所望於英妙篤實如尊史者豈淺淺哉紙尾示及永
夜牢寢浚非年少美事而坐於油貴不得如意三餘
光陰強半在此中云者讀之諷歎不覺戚戚焉心動
此乃疇昔所身親經歷而曾傷者耳僵臥空山都
閣書冊至於外至稠擾悾所不免一片方寸了無寧

靜時日畢竟如此而止而已耶冲祖集當作傳世之寶勿索如何蒼翁蹟詳閱後謹當從速奉上諒之也

答高中可 允相 問目

父在母喪及爲人後者旣小祥而爲緇笠緇帶常制也　國有重喪而緇變爲素則服緇者之白笠白帶便與平人同如何而得合情禮也或云冠以平凉子可也此亦有禮經之可據者耶

變服旣不得爲緇則白笠之外恐用不得心制祥禫後平凉子尤無所據矣　國喪時心制白笠退陶老先生已有定論且白笠下布網巾布直領豈有與平

人同之嫌乎前此士友之間屢有此問故皆以此答
之未知其當否也

喪而杖之似是居喪者扶持之具也可於賓筵受
弔之用而至於朝夕上食杖立哭位似近慢褻未
知有先輩之論耶

小記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入於堂註哀益衰敬彌
多也士虞禮註練杖不入於門然今之葬前則杖而
即位者哀勝敬也葬後而杖不入室者敬勝哀也以
此旁照庶乎其有知所裁處且先輩之上食杖立條
的論未有所見

朝夕上食旣無祭禮則拜禮行之於上食之時耶

或於進茶之後耶

月川先生謂進茶後又再拜不妨如何貴趾先生曰

上食只得一番再拜禮文如此進茶後只當伏哭而

已何必又添再拜貴說似當爲正

答李正夫 東佑 別紙

生辰之祭先賢議論或有是非若三年內則旣有

朝夕上食之奠而當生辰之日則因饋奠之儀而

可具禮行祭祀之節耶旣具禮則當用祝辭而第

伏念三年之內則小大祥之外似無用祝行祀之

禮何以則合禮且夫三年內遇回甲之日則或用
祝而行祀耶雖三年之外亦用祝而行祀耶詳細
下示伏望
生忌昉自馮善屠義英輩而退溪斥之以非禮之禮
恐不當更論也至若三年內象生似不可一切闕奠
若遇回甲之日九不當廢卻當因朝奠具饌依祭祀
儀然哭泣獻爵之節只可如上食而已喪中祝祭虞
卒祥禫外本無此禮此不須卞說而三年後則幷與
奠儀而當廢又何論祝有無耶

答李正夫大學問目

別紙所示數條玩理彌精爲之欽仰且於昏惱之中得以喚醒爲賜多矣何感如之鄙見在小紙裁察如何

序文首言仁義禮智之性云云凡傳文全書之中何不言一性字而序首特言四端之性何也夫以朱夫子之學貫天人道盡博約序乎此傳之日特以仁義禮智之性昭著若是則此性字有所貫通傳文之旨而三綱八條之中不見一性字則性果敬外之物耶明新亦性外之物耶

自存諸身而言謂之心傳文雖不言性所謂明德非

心性而何蓋大學一書爲爲學說所以於明字上加一明字以見下工夫明將去學者用工莫切於心故序文之論性者此篇之正心實爲因性而復其初故也夫豈曰敬外之性而性外之明新耶

首章盧玉溪註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云云若夫止至善既總乎明明德新民則明新二字咸包於一至善之中矣惡在其列爲三綱耶且明明德只爲綱於格致誠正修之事而不與於齊治平乎新民

亦爲綱於齊治平而不關於格致誠正修乎
蓋人生天地間所當做底不過修己治人兩事而已
故首言明德新民修己治人又不可粗成而止故又
言止至善聖賢事業豈有外於此三者者哉今以明
新包在至善而遽致疑於列爲三綱者誠沓沓也若
但云至善而闕卻明新則所謂至善只是一空器將
使經生學子求入其間而不由道買櫝還珠之弊是
耳惡可哉明明所以明此而加彼也非明曷由以之
齊治平也新民所以由用而原體也非新何所爲而
格致誠正修乎明德是新己德也新民是明民德也

名異而實同眞所謂體用一原彼此無間也

上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云云下節物格后知至云云八目順逆俱皆依本目上下其說而特於末一目則不然上節先治其國上當曰欲平天下者而必著明明德三字下節國治之下亦當曰明明德於天下而換著一平字何也陳新安註曰皆明其明德則天下無不平云云明明德與平其皆果無同異分別耶或有淺深緊歇耶

上文分明德新民爲兩項工夫則或恐人不知新民爲明德中事故又合而言之以明其天下之大事物

之彩而其理莫不該於吾人性分之內則曰治曰平莫非明明德之事也此所以上節之云明明德於天下也既明明德於天下則天下自平矣下節順推處所以見其明明德之功效也功效已成之後舍卻一平字而更著明明德於天下上則是甚文字意義耶

凡傳十章皆無章下註而獨於誠正二章別立註腳此居中而徹上下之義耶抑工夫最緊處而然耶

他章無章下註而誠正兩章有之者蓋以兩傳首俱不言誠意之在致知正心之在誠意故章下特言其

意以補之耶

一部大學何莫非曾子之訓而必於第六章拈出曾子曰三字表以明之果有何義也

此曾子所嘗誦誠之辭而非所以釋經者故門人特加曾子曰三字以別之以爲萬世之警策耳

章末云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綱領上必言旨趣條目上必言工夫果何義而旨趣於何可見工夫於何驗得耶

綱領是統體說條目是逐件說統體說故言旨趣逐件說故言工夫旨趣工夫見驗處老先生論大學書

詳言之以此爲準如何

答李正夫問目

示禫月計閏不計閏之義竊觀來書以制史追慕無窮之心似主不計之說然計閏本出於周公孔子之意著在通典開元禮之中而已經張朱勘定是以我東先儒皆遵是行之耳今制史行禫之期恐不過此月須淺諒採之如何不計閏二十七月之說別紙仰復覽過進退之如何

別紙

士虞記中月而禫本謂祥月之中也鄭康成訓中爲

間有閏一月之說二十七月之制實自康成始朱子以禮宜從厚故家禮用鄭說而有二十七月而禫之文所謂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者只是蒙上文統言也記曰是月禫徙月樂魯人有朝喪而暮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矣然則二十七月猶非周孔之舊於是而又不計閏焉不已過乎禮曰凡喪以年者不計閏以月者計閏張子曰禫閏月亦筭之然則家禮所謂不計閏二十七月者特以練祥以年計故云爾非謂禫亦不計閏如或者之說也

與許士維 懙

阻懷耿耿卽拜伯康兄左問詢伏審近熱[illegible]闔康寧
省桂穩迪不任慰泝工夫想循序漸進矣益有所至
以副懸仰士咸新恩向蒙枉顧而其科事之與幸實
不淺之爲心耳疇壺庭安信近續承聞情私甚幸而
日月如流先妣終喪奄隔一朢俯仰穹隤隕廓罔極
益無以爲生奈何家間犯沴廓淸已久更無傳染是
甚爲幸伯氏一宿復路潑悵

答崔正言 濬

三度手書非不承慰兩地侵遞非不接續此闕一謝
則懶痼而誠薄可知已奈何非座下又何其不較之

至此乎且悚且愧又自歎耳何暇於感荷耶卽承審比來熱多雨湯憂彌久尚未康復仰爲之供慮不敢獻慰於侍履之安耳戀國憂深古人有言而今日臣子無此心則非臣子耳憂歎柰何上奉湯憂下不免欵患而此距甚遠器具不致其何以作此邊行耶然數年之間一念面晤則無時可已耳又何以諒此耶何當一對略攄心曲耶

答李周範 文九 問目

新舊葬遣奠合設各設未知如何爲得而若各設則新舊何先破土世多考妣位各告祝辭云若然

則行事亦各行耶山神告由及題主奠各設各設

亦有論議紛騰明教伏望

破土山神則當合告考妣位則自殯葬已異殯各奠

奠遣奠題主奠各設無疑此皆有退陶葛庵愼獨齋

南溪之說而煩不能謄呈諒之如何新舊位先後似

當用幷有喪先輕後重之文此亦先儒之論耳

答李道源

九月書來覆旬日間遽象左顧頃又河上祠會荐奉

雅儀雖緣悤卒稠擾未暇穩晤尊史至意何可忘也

顧不能時以一字申其願言之誠則亦人事可知已

比請侍學淸裕否歲已晏矣函几淸薰之間其隨處隨得想當有日新而不已者恨無由奉扣緖餘以資警益也疇京信承安私幸而老慈泄患甚劇近才向減尚未妥復且自家風祟挾寒大作筋骨牽強精神眩暈自苦度日柰何其於書冊尋究舊忘新昧觸處茫然撫玩光陰常自悼歎禮書冊役以若志氣之頹兼以役力之浩渙恐有此歲彼時半途中輟之慮故方將始事所速諸友見或來助而凍雨成霖泥濘谿渠無非礙於行事則遠近約會之人恐不無零星之歎也私心則期以歲內了事大煞用力然此歲無多

事力不逮其能爾否其修撰檢討之方不得不有所賴於高明也寒節遠程雖未可強巨裒成編亦不容易幸掃卻他拘絆趁念間賁然如何禮輯全袠既承盛諾此回當倩借而儀節亦冊主許借耶如借借付之彼其靳借亦復柰何

答李道源問目

美洞金參奉文衆禮稟定信否如此禮疑之肯綮非蔑學之所可窺測而若以事勢言之其家統已垂於長孫不得立次孫以奉其長孫之祀然以弟攝兄以叔祭姪亦有明文之可據則何必立次孫

然後爲得宜耶且朞年以前次孫亦持齊絰之服
猶可以主祀而至於大祥及禫則其服已純吉矣
豈可舍斬衰之子而以服吉之人爲之主耶況祝
文夙興夜處哀慕不寧等語亦爲舍彼而施此耶
這間委曲甚有難安處伏望詳加批破
鄙之當初妄發只是依宗法而已諸賢說謄送覽致
如何尊所云以弟攝兄以叔祭姪亦有明文可據者
此似其兄無後子其姪無後弟處也服色云云鄙所
抵金可成別紙略證先儒之論矣祝文措語旣主祀
則只如此耳

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法則用長子之子

問解問長子無後而死不立後次子死而有子又季子生存則誰當奉祀耶答次子之子當奉祀（有季父而次子之子亦爲奉祀則長子之次子未可奉祀耶）

葛庵曰叔父攝未安宜令次孫權攝以待立後

明齋曰有叔父又有一弟則其弟當奉祀待他日立後改題歸宗

答李道源問目

祖考終祥未畢又遭先考喪學洙當依禮經代父

服殘月之說而所著衰衣以練布改造耶仍著先考所著之衰耶先考葬後當有告由於靈座而使祝爲之耶學洙自爲之耶若祝爲之則其辭當曰孝子某不幸身死嫡孫某當代受重服云云而學洙自爲之則當曰某月日先考捐背孤哀孫某今方代服殘月不勝痛慕云云爲之如此未知如何靈座告由旣在葬後則未葬之前朝夕上食使子弟代行之否且祖考終祥之日變制以何服爲之也以白笠直領受變而服衰耶抑以墨縗行事耶乞賜批示如何

先妣禫制未行墨縗未製凡於朔望節日以何服就位也一依禮經各服其服之說則今當追造墨縗耶先妣之終祥已畢而從今以往只伸心喪則身有斬衰至重之服而不敢各服心喪之服耶然則於朔望等祭只以承衰之服哭之耶伏乞一一勘破指示迷惑如何

答曰故衰仍爲代喪者之服則非矣然則練布改造之外恐用不得

葬後告由哀當自爲之其措辭如示

未葬前大殯上食子弟當替行

先王考終祥變服似當以白笠白布網布直領而受
變後服衰耳
先妣夫人禫制自當無禫則禫前則心喪也身服斬
衰何敢以各服其服而服心喪耶朔望祭只衰服得
之

答鄭文遠 善愚

意外院人來奉聯札審知風雨齋中啓居欠寧爲之
拱慮滿萬享禮斗迫凡干沒緒不見是圖如何措處
耶晦翁漢翁影幀移奉事通文中旣以大享時爲言
則離發似當在初五日奉安亦當以其再翌大享餞

禮罷後舉行而在院祇迎之節入齋齋任勢難遠離只當於入德門外路左俟待下入則五里亭等待諒之如何陪來儒生發文時初欲定送矣更思之所定之員有無故未可知故既定旋寢以待本面處置矣玆依示定送急通之也大臣祠板行次雖無公文亦或以私通出帖者矣似無所礙此不必稟揔牌星廳使之奉行如何此或有如何之嫌須發稟於兼符亦未爲不可耳一貫堂北壁圖及註承示覽悉安龕處難便果如所示若於正堂爲之則一龕三層架以次奉安而懸之壁上之外更究佗不得無已則板閤淨

補修理而安之似穩雖曰暫時權安何可於下齋爲之耶此未可論命耳兩位影幀到院後告由文及三位影幀奉安文當於初四日間製呈釋奠退享告由文玆先製呈覽過屛之如何

答金可成 洛周 別紙

可成叔祖參奉公長子先公又長孫繼公而參奉公喪出立喪主或云次子當主或云次孫當主議論不一可成書問聊以此塞之未知當禮否

攝主

長子長孫先亡而祖父亡朱子有次孫攝主之論先儒亦有承重之說卽不論重與攝其主其喪則固耳恐當次孫主喪耳

攝主服制

次孫主喪則主喪而承太重當攝然若本朞然未安只當依徐邈裒松之之議心喪三年似合情禮未知如何

攝主服色

徐裒云周除後素服終三年葛庵曰仍服朞過小祥以素衣帶主饋奠等事以示攝祀之義恐當依此處之而近世柳東巖之謂周除後布直領緇笠緇帶終三年者雖其意義參酌乎不重不輕之間而未見其據不免於臆見之議恐似難從

主婦及咨祭三獻

母子不共事嫂叔尤有嫌寒岡質正於老先生而有處平仲兄亞獻（柏谷出系故不攝）攝子婦終獻已行之例然則尊家今日之祭似當就此考照而攝孫之仲父亞獻攝孫之婦終獻也

長孫婦服

孫婦爲其夫爲祖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幷從夫服而其夫前已亡既不服重則只服本服而已禮說如此恐外此杜撰不得也

答李仲錄 宅鍵

夏間進唁過蒙眷念之勤而其時行事迫促不能穩道多少聖源向行擾關候儀恆切悵悚金鄭兩友歷來伏承手狀披慰且感不啻三復而已仍審秋來棣牀動止崇衛兄既不以年滿自懈講誦服行用工不已而咸友妙年美質當無遠不到令人愛慕祝望實不自勝耳鄙人心眼日以昏塞無所用心有同土木形骸雖欲不負餘日不可得矣終不免爲乔爾之歸只自憐訟而已以此而空然坐誤遠近士友尤切愧歎

答張景極 世驗

向來重制驚怛何言卽此急景獲奉先施且感且悚因審比來省中服履適護疇家君近患風眩久未平復情私煎迫而身亦秋冬來多病少安要之衰狀日甚歎息柰何伯兒奉檄意外　特恩至此感祝如何望間還家念間赴任耳禮役當此歉歲固不敢生意者而此亦因循蹉過則畢竟半途中撤明若觀火丕擬正二間更設了當計其果如意耶日間上溪亭冰谿雪巘萬境俱閒安得與尊史諸公置個大陳編於其中而與之共了一冬也

答成聖會 圭鎬

年前貴伻不告而去不得付謝其時因密陽曹友去便使之歷過而修付矣今書無所示其或洪喬耶改歲閱朔瞻想益切人來玆承二十五日手書備審起居安吉送舊迎新意況如見但其風眩冷腹之轉至成祟饑饉之荐臻沴氣之熾蔓人心之騷擾俱是靜中治心之自不耐喫處䏻隨處檢攝長時畏約未必不爲王成之端切勿因事檴觸如宿火挑焰又勿絶事槁淡如淨院枯禪如何如何至於無端毁謗之來古君子之所不免況吾輩已是此世人而此何等世路人心耶令人中宵蹶起寢不能寐也疇家君感咳

跨歲尚未平復情私焦迫所謂日用應接無日夜不在煩擾疲惱中衰落神精收拾不得自與間書卷遮眼都不相關第念平生向道一心不知不覺中輥到此境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寧不慨然耶見今春氣日至谿谷水生尊若因庭科歸路小留置講榻陳編而共了幾日卽未論其所講之淺深此樂其何以盡言耶

與黃應護 在英

前奉得於尊史弁後積年頌誦擾惱中數宵從頌何攄萬一此悵當心會耳伏問向㳫利稅間已日富秋

風正颯大庭匙箸萬寧慈闈平安京信近復承聞省
餘學養珍衛否區區仰泝不任疇侍事如前私幸而
渠苦宿滯挾秋生驕間經頒洞閟憐如何自奉尊史
竊覘其志存遠大苟其內無所樹立做諸動靜措之
語默烏能有此田地耶尊未弱冠來頭進步如我者
何敢有所贊哉雖無尊史之才之資如有尊史之志
固不患乎無成况之才之資乎然而君子不以蕘言
而有所棄竊乞匪懈以期造次顚沛必於是之功如
何如何至如疇素來荒廢忒甚日月逝矣而放曠成
痼俯仰幽明惟忝所生及師友柰何切願尊史時惠

德音俾相觀而善則於尊史雖犯無友不如己之戒於疇豈不爲受益無旣乎疇雖駑或因尊史規切而有所起不亦爲尊史成美之一端耶

答李子聞鐸韶 英修鐸猷

洙洞李友行蓐拜手疏存恤尤至寄意甚重於是乎合死之喘尤不知何以爲慰矣卽日至沍仰審棣牀湛樂硏討益衛不任哀慰疇日月流去而視息自如信乎其頑忍矣惟以洛信承安而 特旨陞擢爲感祝書末示意素來倥侗方在罪蟄何敢藉手於似此說話而一端良心或有未全泯者故所以於親知中

英妙篤實如賢者者不能無大家期望焉切願昆季聯牀怡偲講劘得以之成就而庶有以扶持此日之頹敗如何如何

答李英修

送別頗結此對令伯康兼奉手狀感浣何極仍審新涼靜學珍衛區區拱慰疇居然禫又過矣廓然穹壤慟實罔極益復靡逮重以燕軺問安漠然先來過期不來洋擾日聞下情憂慮無以形諭柰何科日漸迫爲之拱祝而秋窮到極奉念殊深伯氏數日留止連坐擾擾不能萬一紋懷甚悵冊子事勢不得不然而

何其過頌耶還自不安疇西行擬以初間發程其歸似在菊秋初歸後敘晤潑仰潑仰

答李極老 南敎

久阻一書蘇慰如何仍審沍寒靜履似靡安區區仰慮今年文象無異大歉想來桂玉不得不惱了方寸其何以接濟也竊觀尊稟質純好幸隨處以硬著猛省爲心傳之堅固做去如何如何小學是做人樣子四書是義理根基切願以此五書一生受讀其終必有理會通透處其所受用豈其小少耶

答盧汝章 在昇

縱無面雅甚慣聲氣即奉兩胤兼承崇札感歎之私實有別於餘人仍審此煦省候啓居護重疇家君已於月前懸車南下優閒自適喜幸如何可諭胤友一見再見頗甚雅謹見其外而知其中之所存異日成就自當刮目以竢而但其就質竟不免責明於瞽者是爲可歎無友不如己況師之云乎如疇者自誤姑舍空然坐誤四方新進之求勝己媿懼慙咄柰何柰何

答金德吉 炳 書

春間霎覿迨今悵鈠如噎在中及此秋事懷注尤深

謹問辰下靜處震艮裕重疇衙信承安已積月遠外
慕鬱之私已難按住而慈癠長時闖肆煎迫無以云
諭東文選全袠旣得許借之諾每緣無便以致矣今
因族君新陽行使之委晉致意幸於此便付送千萬
切仰黃孤山筆聞多在貴笥云一紙付惠潑仰而他
餘可施之名書畫如有優儲者多數俯念如何秋後
似有貴邊之行當歷敍矣

答鄭昌世問目

當服三年者服三月則父在母喪而服朞者於緬
禮亦有可據之儀耶

戴德云製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母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者也喪服記鄭註雖不言母然賈疏明言子爲母亦同也緦服之最輕者似無壓屈之道恐不可以父在之故而只以素服行之而已耳出柩後地坎而拘於山運已過三月而未葬則服之除否當待葬後耶旣拘山運慮或經年則今將除服而待其永窆更服三月否

問觧續問改葬父母以山運拘忌卽爲權厝永窆尚遠而葬事未畢仍服緦麻否答雖曰權厝旣已襄奉則所服緦麻滿三月而除之待永窆更服緦月滿除

之似可云云二條下詢此已有定論依此行之甚合禮意幷下諒裁定如何

答朴士元 載洪

匪意荷此委人賜狀溢紙諄諄令人悚兢仍審竆寒侍餘學履衛勝區區仰慰疇壼信續續承聞情私甚幸而海警雖淸 國憂方深此時廟堂豈曰平穩耶遠外焦遑憂慮之極重以離違之懷實廓之慟無以爲遣竊念尊座有才有志讀書而富有自此而循序漸進末梢必有所至何憂其不濟耶誠願其不必向玄妙地究得只就日用平實上做來而一此不懈可

如疇瘡疣百出鼎器已破更無可以藉手於朋友切磨之間矣歎息奈何義擧事見方誅討四起卽未論其自己據依之如何說者造揑之如何而縮伏竢罪而已

答高繹章 文論

歲去尤翹注卽奉俯存仰審慈闈康寧省隸晏重區區獻慰朱書竊想溫理有道矣古之先賢皆以此書爲後學法門之第一標準則今日尊座之受用正在於此其諒之否正初二顉之示方掃揭懸仰勿孫之如何疇京信承安私幸以開初啓鄉旆爲敎方切候

門之私耳

答洪 佑錫

索居病伏每念四方賢者欲一奉晤容此蒙吝而自來無分有不可得則輒復悵然徒想而已向於夢寐之外獲接兩友千里命駕之勤一已幸逢至於再承墜翰縷縷滿紙皆由中之情教也玩繹感歎亦不減一場對討而不覺山川之悠阻也仍審侍事清適不任拱泝先稿本其間姑未始手敬閱而擬待春和若因此而更對淸儀又何幸如之耶但程途隔闊如此一番動作自非容易辦者是甚憧憧疇家君冬初西

爲續承平安之信情私之幸冰雪塞路谿居靜閒方與遠外諸益爲攷書校字之役呵凍研朱此間風味亦自不惡而恨不與尊史合同耳

答許士咸 烒

人來手疏蘇慰仍審侍學淸相歲華垂盡信息甚大示來撝謙過矣過矣以賢者篤實英妙寧有此患耶大凡讀書爲學日用行已不求速效循序漸進末梢自有所至賢豈不量此耶切乞努力而收功以張吾軍如何如何疇已矣無可言者只當作山間一廢蟄以終餘年而已賴賢者時賜貢然以豁蒙蔀則感幸

如何

答姜聖和 秉璜

京廬違奉縱因事會哀頻則溇料表鄭友遠唁袖致手疏辭意勤懇感悚如何仍拜審侍餘起居淸穩無曩時遠役憊損區區仰慰所工自當循序漸進矣恨無以相對和質耳疇頑命不死日月如流祥朞遽届哀霣慟廓益無涯極且於千里之外拜送萬里親駕捨置方病之兒獨此南歸俯仰情私自可以俯諒及之耳秋間左顧預企預企勿孤之如何

答鄭剛彥 宅和

此距新谷三十里聲聞密邇荊識尙阻居常悵歎匪意令胤奉書委顧旣感且悚仰審花辰堂上康寧省節衛重區區㬌泝疇兩候依遣情私甚幸疥苦沴戒蘋悶不一奈何胤友此來意寄深重貺當世之呂正字顧未嘗無人幸侘圖焉如何胤友奉別草草不得叩其所存而看來淳實其中槩可量也深慰深賀追念先懿績此源源何幸如之

答高舜文 濬

向憑稺器承有此邊旆計日苦企念後則此月逢敘固閒息量也夏以開正注意只自送歲悄悵今迺厚

賜記存仰書此勤心實不安寧可爲感伏審餘沍省
候衛重區區獻慰聞讀曾傳云以尊之才識何義之
不可繹何理之不可透也亦願時以所得於玩究者
不靳相及如何來書深以庭敎奉爲自警之辭擎讀
數回爲之感歎吾人學識雖已知已能敎訓之嚴自
當如此是豈可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遂已耶疇
兩候當寒穩過情私甚幸講事只得家內兒少僅作
課日之業而已有何誘掖薰炙之可言也禮書旣不
得速諸益合同助役則使兒輩隨分寫去昨冬未了
喪禮之編幾至了斷此可幸耳洛江序詩穩暢至矣

奉覽開襟

答高舜文問目

日拜祠廟此入家合修底道而家尊則衰病日侵巾櫛殆無幾日所以廢此已久近於晨省之暇承命替行而或有以壓尊言之者若如此說則誠有所大未安玆敢仰稟而請教

俯詢晨謁替行事鄙於十年前數年行此及攷之禮書無據依又欲旁照而只見其未安處而已因遂廢寘不行而第念此禮替行與入家奉侍下一時或疊故或出外權攝將事者大煞有異壓尊之說恐不得

不然惟溪諒處之

答許舜歌 薰

英眄何嘗不在眼中耶旬日之間連承心畫愛玩彌增況書中縷縷無非出於至意既以仰悉所存之一二爲之欽歎而又媿朽弊者之無足以得此於左右耳且審老煸侍學佳勝慰慰浣疇洛信承安慈齊向差情私甚幸而肥濕之病當暑尤甚日事露頂裸體於松風谿水之間而猶不能堪歎恧柰何示諭讀心經溪慰溪慰此學直是終身事須以眞實心地作爲本基而勿忘勿助循序漸進無奇特無捷徑只如常茶

飯一般則讀得此書此心自致存省而成熟以左右才志何患不到耶自顧出口恆犯上蔡之戒是歎是歎

答許舜歌

吾友放下舊來凌躐意思息卻許多外馳氣力一意於遜志下學操心則靜存動察檢身則制外養中居家則事親奉先讀書則循序致精如是立定規模眞實做去頭腦田地已到得力處每對士友是用艶說之無已也如疇病根所在當初立心不務於平實卑近而馳心於玄妙高遠不事於身心言行而懸望於

事務作業高者欲陷於空虛下者欲流於計較而其
中則無所主守於是進無所據退無所得志馳氣餒
不覺其失耳儻賴賢士友如尊座者隨處提警庶不
至於大戾之科則無友不如己之戒雖一有損於尊
座亦豈非一有益於鄙人耶禮補文字前日下手固
是僭妄而旣犯之矣合有了斷成書之功而事力未
易孤軍難辦所以爲他俔至此儻得尊座一與之合
同助發何幸如之耶開正一枉勿使孤之泼企泼企

答許舜歌問目

嘗見問解有曰家禮后土祀無焚香一節后土地

神故只求之陰不求之於陽而儀節及正衡皆有上香故備要因之不知是否又見星湖禮式曰家禮未葬之奠無酹酒后土之祭無上香又曰后土之祭寧有報陽之節丘說誤矣淺見則丘氏旣有焚香之說且今擧世通行然星湖定論如此遵而行之恐無不可亦不敢斷然自行也幸賜指一之

敎

后土祭上香一節向對時酬酢幾朔親患神魄都散今落然不記其如何爲說矣然家禮旣無此一節則凡禮文之未經朱子定論者固不爲無疑而丘儀有

之世俗行之依此行之恐或無妨尊示星湖說煞分明依此行之亦不爲無據人家祭禮相左處固多以從先之義仍成家家禮者有之則未知尊家前日所行之如何而存闕今亦依前行之恐合事宜

禮問曰祭天祭地以其各從其陰陽神氣之意也蓋天神陽故積柴實牲幣於其上而燔之以其煙氣升乎天也地祇陰故祭山則埋幣祭川則沉幣之類皆順其性之含藏也云此非后土祭上香之文而星說之寧有報陽云者甚有意義來示恐當

答人問目

先祖忠景公祀孫中折其弟爲兄亾弟及而其后
流落靈光地孱甚無以爲生而元勳大臣祠版方
在矮屋壁龕中故今十代孫秉闓眏捐出私俸倡
議諸宗議立廟宇以奉祠版而欲於祀孫所居之
處則既無奉主行祭之道欲於子孫可奉之家則
極涉以支自專之嫌又有權奉於忠景公墓所齋
室之論而未有所的乞指一示破
墓齋權奉之說極穩便且有據依此行之恐好墓所
藏主行祭之論錄左仰塞諒察如何祀孫有立廟奉
主之勢而猶以祭五代爲嫌別藏神主於墓齋而祭

之况今尊門所處乎愚見如此更廣詢處之幸甚
楊氏復曰大祥章若有親盡之祖則遷于墓所以奉
廟祭
葛庵曰從昔儒先以祭五代爲僭以家禮藏主墓所
之文爲據别作祠堂而歲一祭之

答崔子建 中植

辭意親切喜難自勝居然歲翻省餘學履日休否書
中有究故日製書卷自疏之語且求所以進益之方
其省察之工不恥之問深用歎服然顧疇其敢有言
於此耶苟得朱夫子所論讀書之法六條者而以左

右之年富力強才高識明從事於斯而硏窮之得一
入頭處則當自知而入於好自好而入於樂終身箪
瓢縕袍誠不自知其爲甚難堪有何究故之足患乎
疇年衰業隳鼎器已破悲歎柰何禮書編輯使兒少
寫出一通而考校添刪處許多恨不得與尊史對同
勘定也

答洪衡直

不記逢時慰只有別後息料襮手存如復對晤且審
始熱侍學日休源源則好矣然侍下此事自不易易
則惟安意讀書日事窮格庶幾有得千萬努力勿使

少壯虛擲也此人之所以年迫老大底於無成者實
由少壯時悠浪耳如有暇一顧幸矣

答張子順

所示八敬云云敬是學者最上項工夫內之志意思
慮外之衣冠容貌言語動作以至於祖先父母君師
聖賢夫婦兄長朋友宗族賓客許大大事以主一無
適之工應萬變是監之心當事隨處無所不在今以
百千萬斷之克字而加之於敬字上凡在數字之外
已非敬中之義況敬豈是拘限之物而人心全體大
用豈獨百千萬事而已乎來八目四律非不好矣鄙

意存其敬去其八俾不至大失本敬之旨如何如何

答李姨從振伯 中麟

數年不得聞問每切馳情自承春府 祠官之報賀儀之無日不擬者荏苒而至此況尊不較之存又過數朔而猶不能申其願言之誠耶其凡百用力之惰墮此可想見矣歲華垂垂沍寒無前伏不審比來大庭尊老氣力充旺齋信續承安聞省下 棣學勝裕否區區仰泝書末云云過矣過矣疇本來稟質麤疏非所可言於切實用工而加以向衰志氣頹落已盡自量凡百浚不可爲矣雖士友之間溯念祖先緒業一

朝鑒地使之欲其極力推入於無忝之地然其於暴棄之自歸何哉以尊妙年英質見方力於爲學則必有所立志者矣凡在交舊莫不爲之期望况我切地者喜而自慰何以云諭耶尊家家學至大不可容易承當惟願益加讀書窮理操存省察日夜慥慥不有餘力以之展拓樹立也如此然後將無遠之不可到而方可謂善繼善述以其餘照及於無似則豈非固陋之厚幸耶承家幹蠱自與料理書業有所相妨况其隨處窘之耶然而尊之今日所處必不似疇之昔年所處以是爲慰愬而以古人所謂日用常行無非爲

學者觀之爲此是學耳幸努力焉

答趙秉儒問曰

私家變制疑節最難考據第其當變之日證涉時沴界限甚嚴四日之制未得如禮初終之內哭擗袒括雖已盡情而初終之後但以溦衣平凉子爲日用服著後幾月始得與外人相通擇日受衰服成殯未知變制之日當何以爲之也初終之內雖不受衰服旣哭擗袒括而著溦衣平凉子則當日變制可乎雖已著溦衣平凉子衰絰旣未具則以成服日變制可乎玆敢仰稟伏望參商敎示如何

世多有似此遭罹矣變出日雖沴氣鴟火中當成服而出避矣旣不得遵此禮則祥日奠祭雖隨家力腆薄而爲之然前夕以成服日退行變制之由措辭告之及當成服日如禮行祭變制已有先輩定論耳何可但以哭擗之節蔽凉子滚衣之服遽謂之盡情而受衰耶

答高穉器

荷尊史不棄一接淸晒窺得好意與聞雅論誠不易事況復辱貺以書畺之以辭旨勤懇無以容謝抑自謙之滚稱道之過顧僕之愚陋何以當之媿慄媿慄

雖然誠尊史不鄙夷之推波分濟助發而終惠焉則僕雖無似敢不自勵息所以卒其業耶僕於是乎獲賜於尊史多矣至於追後問訊則俗套過奬之語一切屛去之千萬千萬承審冬暎如春省學勝相疇長在究擾接應中一片方寸無乾淨時日尚何望於開書冊上耶

答李孟鍊 宅鎔

昨歲再承俯問而周年已過一未回報闕然若忘卻以疇悵懷感恩之私仰想執事之訶惑滋矣凡百荒墮卽此可知是固仁人之所當誅斥而開導或庶幾

掾入於收榆之望而鍾已鳴矣何望敢有前步耶伏
問比寒靜中起居連護觀玩日有所至耶不任拱泝
疇年來所遭不欲向人道耳悲痛何言惟以老親理
遣情私甚幸而親駕西還已過數朔尚未承穩稅之
報大耋千里寒役是甚焦慮耳懶翁節慤凡在親契
後生孰不感忻耶祇延定在日間至於疇雖非任名
固當踴躍參末不後於人而適患採薪又方在外竟
不遂誠且失良晤歎恨無以爲諭

與李聖源 在洙

初夏別懷尙爾如結比日霖暑乖極伏問堂上棣中

體事康寧侍學日休否夏做想專篤矣疇家君近節
依遺情私甚幸而身以瘇患閱朔委苦極悶歎三益
友來守旬月日勘禮書恨不得與尊同之耳秋後一
會似不可已不我遐棄如何

答李應賢 鉉相

客臘伏蒙春府尊座委伻賜慰悲感交極而但以尊
旆之時滯洛邸未奉手狀爲恨耳不審侍學憎休禮
書了勘之役或爲事力所拘或爲私故所牽尚此閣
置了無期限斯爲一心上憂悶今方與諸益爲溪亭
之會一朔合同而爲斷手之計尊旆從近一顧如何

如何

答李應賢

歲去哀頻卽承兩度手疏備審春峭侍學穩重旣感且慰疇家君大官已極震懼之私而伯豚筮仕尤不勝持盈之悚耳先聖巖公闡發事鄕里後生復孰以爲不可耶至此遷就者已是輿鬱處則及此期會誠可謂得其時矣但此等事旣非右相所可獨運柰何柰何　陵幸在今十八趁此抵闥誠迫矣幸須努力如何

書

答鄭聖鱗 敏錫

歲前惠詩若書尚闕復儀以此心之悚恨仰想盛量之賜訝溪矣春夏代序秋又半矣豈或無便遞之可憑而有若忘卻者賦者是何嘗一日忘于懷蓋其不誠不敏之責則無所逃耳恒自歉愧又此承委价不較之問尤增悚歎不暇於爲感因伏審秋溪堂閒寢饍連亨康寧一 命雖屬晩暮公議久愈可見吾黨小子亦竊與有幸耳

與趙國卿

裝出江上謂攀餞轄此望竟孤且悵如何其亦自我不指期奉告有以致之也鄉關信息可謂陸續而兩地息量有若天上世外憧憧往來曷不在親戚雅契之結在心曲者哉卽於料表承兩度下狀怳手開讀喜慰之私槩可遠諒書發許久潦雨無前更伏問邇來靜居修玩日臻康吉第從儕流間打聽躳操鋤理荒園閒來曷勝馳神名花芳木已備十數本場坳小塘是一供具竟主人警語到底貫然又何庸嫫母粧梳於其間耶但清貧之家衒地富有如此無異於此

間米鹽魚蟹之饒淸濁雖不同然其猝富一也呵呵疇睦二人候全安無日渠以眼眚疥証作苦甚劇上焦下悶無以容論此邑卽炎荒之窮徼而有名山大刹海江島嶼之勝邑就野中斗八之麓而爲之城傾有幽僻之趣允宜處靜之所然終是賓客之煩妨了夙懶漢披閱之時是則來敎所謂過計者非錯料也至於粉黛絲竹疇睦雖無平日所養詎爲是動耶一鴈南飛木葉半脫行當理裝當待伊時可以穩敍多少惟是之恭侯耳毫玄猝乍間無可以求得可用者官庫所儲皆是不可用故未得呈上晉侯後便而措

本則謹以三束伏呈吾輩相求有則應無則否而已操守二字似非引用於此等相信之地未知如何

答崔用賓 觀植

手書滚慰渴懷第有一愚可以奉獻者吾輩非必於營爲上鍾鳴漏盡何其北還南征擾擾不閑耶祇當收拾已頹之志抖擻已散之魄處靜而短籬匏花足以安朝夕之供先人舊書可以付歲月之樂動作而山水杖屨朋友講論豈非於理得而於身安乎

答韓籀青 鎭泰

東陵別事其記憶否歸臥山溪日對梅花只勞夢魂

歲華如魦手札入手開緘宛如更對淸晤仍審比寒
仕中起居連護晴壺信近承私辛正班不遠蕉館將
啓尤不勝候門之喜而此時草土餘喘自感文集奈
何今此　特命實意外祖子孫三代連年之內　異
數鴻恩何若是稠疊隆摯也滿招之理去益震懼不
暇於感祝耳家君及此可以角巾南歸優遊於山水
之間世世子子孫孫何以報此　恩德耶所欲傾倒
者多而非遠書可旣惟祝迓新蔓嘏

答安乃淑 欽

一自獲私頻然在心人來承崇札詞義粲然讀之尤

令人灑然也仍審春和靜候起居益護不任供慰禱家君懸車南下優閒自適情私甚幸三山錄跋文既承有先王父遺意玆不敢辭然恆時座擾無暇筆硯今承俯索已不勝主臣而留隷三日竟未免虛送悚歎悚歎少待晉州科行歸路歷入預構以置因便付送計諒之如何

別紙

待兒十載後改題恐合宜婦人無主祭之義先儒已言之耳

代未盡何可埋安耶別廟與權奉惟在尊門量力隨

宜而處之耳

緬服乃服之最輕者出柩時旣服而若過期不葬則服三月乃除至其葬日還服而葬後卽除也

與宋禮可 延立

此距高山不二百里聲氣若相接續而三十年顏範依俙都不記得至其憑遞之紙始自執事先之執事之不忘在心此可見實心之推於實事耳朋友麗澤之義所重何如而疇之春書局歲尚闕謝儀是不但頹懶爲祟無復可望於人事合做底直慢習尤可歎也雅度善恕縱有所以處之自顧凡百無一實狀卽

此可類奈何志氣衰落略干所謂書具之業便如漏
器盛水日用所爲無非悔尤鼎器已破窮廬獨歎已
矣無及尚何說哉每對知友相愛勸勉之書實不勝
騂然悚慄耳伏聞執事養閒硏窮所造高明當此東
南人物寥寥杳然之日如疇之向仰於尊座者豈淺
淺也時以得於己者推之及於人則豈非孤陋之厚
幸耶此君雅好穎敏優可有爲但其相資之地及作
誤人之歸此深可懼耳沍寒尚峭伏問比日堂上壽
韻萬康省餘觀玩崇衛否及此歲暮更祝餞迓倚節
益祜疇兩候粗保情私幸甚耳

與張晦實 永華

杜蟄廢人事久矣何料高賢以顧以書致意勤重若是至耶愧感無以諭仍審劇熇靜居讀玩日衛貢慰殊淺向時酬酢之間已有所略窺處及此承示反復披讀益歎其雅志之能自植立如此惟願一直擔著一向進步大有以充闡自家始初所立之志耳至於一種異學之逼在鄉鄰是豈獨爲尊座之憂也人心之慝世道之陷無所不有而鄉知仁邑先正之鄉亦有此衣冠之孼耶時運也柰何柰何爲吾學者闢衛之道不在於佗惟明吾學而已吾學旣明彼自不干

矣如何如何

答李穉鍊 世綱

功麻之慽驚怛何言爾來久阻勢自如此無足爲言而頒肰則有之矣匪意令族姪謹度之來過兼奉俯問仍審新元餘峭侍中服履連衛不任溯慰疇洛信尚阻新歲問安當此迎送之時遠外離違之懷無以按住身家自遭胖慟以來平日略存之一端元氣摧衂殆盡日事伏枕喘喘傷憐柰何

答鄭敬實 致秀

匪意令胤帶書遠涉瀼庸感荷叓詢雪寒靜體連衛

疇睦家君萬里之役無撓返次而且値洋擾日事焦慮自多添損在下情私何可盡諭胤君天姿淳厚處心純正異日期待必非凡器才鈍何足論哉留我一旬叨其中則語默動止可知後日吾林大望可賀亦可愛也

與鄭致一 九洛

歲事遂窮寒團猝劇此際懷想政深恭問比來服中起居連衛允王侍讀安吉不任頌溸之切疇省事多𠐊私悶罔諭而伯兒得邑感祝耳兒行在明間冒寒遠役實爲關悶處耳

答高穉玉 彦相

正月命送令胤俯賜長牘致意鄭重至今愧戢謂當修慰於令從氏哀座擬有不日一使之便遂致慰與謝遷稽至此是豈所料於初心哉慚恧悚歎曷以爲言執事縱欲過加曲恕亦有不得其辭者矣卽惟流熱靜居觀玩日臻冲衞允從侍做安穩疇睦洛信承安慈節依前私幸而亭役不自量力雖得葢茅結就似沒奈何只得無限苦惱緣此作一番毒疾滄浪也向書置之几案息至時披蓋其自訟處實不勝其欽歎萬萬非謂其本事而云然也尊座必於觸處隨事

存得此心省察不懈以尊成就有此志意則何學之不勉耶幸益充其所未至以慰區區之望疇一味漸昏無足言者以今一唁一候還就至此覩之其凡百之頹墮不振據此可知尚何望於推已及人之道耶令胤資才甚佳此所謂後進之秀何待衰朽者之相勉也惟在家庭之間日以其遠者大者鞭辟近裏俾充其天賦之量耳但其渭陽在此時得相從甚是樂意是則企企也秋生不遠彼此如得一行對晤何幸何幸

與李象辰 耆三

不較無似旆枉書存㥘先於感不知所以爲對仍審
邇日清和慈闈康寧省棣晏重疇家嚴作閒喜之旆
而慈癖近添情私焦遑先先生遺文丁乙編摩之役
以疇淺劣何敢着手以犯不韙之罪而仰念先故之
重有不能終辭者故幷及其幷文而逋慢如此萬不
勝惶恐之至令從氏二老兄屢日棲屑今始復路媿
悵交摯

答金幼憲 憙燦

伻來奉前念所裁書以審多少示諭慰感欣豁不減
山齋對話時也卽日歲暮靜居康穩區區欣祝山間

結荞攜手長往卽是疇與執事幾番相講者或爲情勢或爲事力畢竟作閒打乖而止耳然而淸福之難諧好事之多魔豈獨吾兩人者爲然耶古來聖賢近世大人未嘗不此歎矣設使彼此一有可辦之道舍疇而先去送執事而孤居一端係吝不宣在於落後者之心也如何其誠意到底金石可透聖學可期此等糟粕豈有不得底道理處身爻象此句語數回讀來平日結轖于中者噓腔而起疇與執事行世已久交遊亦多取端親仁雖不敢妄擬所以相親而相愛者亦豈非盡是世契貪緣親戚切至之間乎自顧無

似何足比數而未及白首閱歷世變無所不有親朋潰裂不見能保歲暮期者靜爾思惟喟然長嘆無以諭懷耳竊謂執事亦不無與世違忤之病然此則終不出於約守之嚴雖使流俗多有不韙之謗是固士君子常行而常遇者如疇本無一好處只是麤暴太甚終不可掩每於人事不可意便自歸外交亦復柰何雖然今之君子又就世俗一邊拈出離合設爲案斷亦非疇之所欲與聞者耳比嘗觀古人事行往往見以大人心胷手足尚不得容於世者存溪自慨然曰古昔世道亦有此事耶如是爲說或以嫌礙於劉

覸而實不敢爲今日自守之道低心抑氣回頭向善爲好方法而至於反躬省愆之地尤爲最緊要執事先已占據願從執事庶竭其力而志氣不立輒爲事務外至所妨奪未知果能如計否萬楸一上之計心非不切言非不實一日辦得亦此未易始覺天下萬事無論大小果無容易底歲前不圖一踐得歷進敘討耳先集尚未頒布然一袠當仰呈下諒如何雖未頒布前當付送於此便而封鎻開金入於舍季書囊中遠去千里之外去時忘未出置雖若權辭而其實然矣以吾先集爲執事地安敢權辭耶其歸當專人付

上耳

答金熙老 熙永

秋潑翹仰多在山棲匪意王胤奉書左顧感豁如何
仍審僑居震艮連衛且聞手撫榛栗仰想嘉悅滿楣
疇二候粗安醮子在邇俯仰忻幸山居水居風氣迴
別辛酸零星自是寓脣者懷緖之不得不爾而讀來
課責消遣之敎潑服本分上處置之得宜但今年荒
憂與他煞異新接接應勢尤難耐貢問柰何令胤倉
卒逢別而較其年而耳目之資地固可愛賢父兄敎
子作成有方是賀冠而後見鄉先進父執禮也顧此

湔劣何敢當禮亦何能提勉然而居在同鄕暄凉接續亦自不遐幸賜曲諒

答朴輝道 時默

意祿人來承拜下狀感仰無以諭仍審潦熱靜候節宣萬重向來浩劫已屬過境近日山扃又占靈區恨無以分山一半杖屨相隨几案對討耳疇壺庭問安續承情私甚幸俯教大庇精舍梁頌何不屬之當世之大手筆而必欲使老婦糚梳耶旣聞命則不計拙劣有以仰塞盛意然必禫在身容俟仲秋謹當構出討便仰呈俯諒如何萬和記亦於伊時幷呈計耳

答朴輝道

秋來頹然尤切匪意賢器奉書委顧忻倒開慰仍審此日靜養崇衞不任詹注疇志衰氣憊坑谷當前幾何其不之墮落也直是窮廬悲歎耳庇广梁頌秋約已違胤行又虛此其修辭立誠之道耶慙悚慙悚當有仰塞之日而似在春間耳胤友遠路勤顧信宿復路浚悵浚悵圃爺集中朴中書明是尊先祖松隱先生則書銜補闕係是不可已之事唱酬見漏於原集者收入於續集自當如此耳已以此意抵書於刋所其或諒肯否耶

答宋和應李櫓問目

禮云父喪既練遭母喪則仍服母喪父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父喪大祥前服母服而待父喪大祥月服父服除之乎母喪後服父之服乎

通典杜元凱說云父已葬母卒則服母服至虞訖服父之服既練服母之服父喪可除則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此說當爲父喪內遭母喪而服之之證

內艱喪葬前外艱殯門不開而姑廢朝夕奠乎

廢

三年內當祖父母忌日而家內與鄰比或有不淨

之端未出主則依粉面紙榜乎

紙牌父在出外而子代行以子書代况在此乎

毋喪葬後須服父之服不著練衣何如

小記喪服斬衰註曰言其喪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今練喪皆然矣卒事反重服以此數條揆之哀於兩殯朝夕之饋朔望之奠當各服其服至於接待賓客居處出入苴杖外似當全用齊衰之制禮說如此耳

答郭定変 杓

山川雖間並世衰暮尚未遂荊識悵切頻然于中過

蒙不鄙昨歲委送胤友今又損惠手翰辭旨勤縟感悚交極仍伏審秋凉堂上鼎茵康寧省棣起居增重不任拱慰疇家君歸田養閒情私喜幸胤友此行意豈徒然而至於友道尚云無友不如已况師之云乎其誠心求益之意甚可歎尚自視缺然而不足以當此寄意媿媿幸俟圖盆如何時一過訪以續源源是所望耳

答權景勛

數次承款在弱齡時今猶可以記得者惟在名字上異日彼此逢著顧安得辨其容㒵耶有時念到只自

耿注而已匪意管伻來伏承下狀審旆住衙冊氣體平安泝違交幷第南望慟哭之敎顧何可不然人家衰旺雖是氣數之不容已者而以若種德之家如是乖舛此曷故焉棲屑殊方星霜亦已遒矣能無戀故首丘之意否書末之示極不敢當明新推及四字是何許字頭而古今人當之者是何許地頭也下執事其不欲假僕須臾之息耶明將啓行拜面知在不遠耳

答鄭富寧宗鉉

新元奉承杖屨枉門寵幸大矣繼又委送令胤與從

或兼致下狀信息之大未有甚於此者銘感伏慰之
極不知所以爲謝伏審向旆衝冒峭風令體致有損
節區區拱慮疇睦家君日昨駕次洛寓問安平安情
私甚幸餘眷之滿室呻吟愁惱度日極悶先先生碣
文重違勤敎敢此下手而豈可謂稱停耶終不似仍
存不刪之爲得下諒處之伏望碣文後記略記其立
石前後事實而尤增字數而已伏悚伏悚

答洪寅則 秉夏

向來貴門經劫歎息柰何惟其一謫之尚未究竟是
尤甚悶隘處莫非世故爲之柰何令胤以其才資使

之遊於大方豈無前頭大受之望而委之不如已者
是甚訝閟耳

答鄭 熙奎

鄙使還後一朔又過春事已盡一心無日不在左右
忽於意中見蒼頭奉書而來其驚慮可諒就伏審靜
體多愆迄未支安雖是衰境例祟豈任貢慮先涸梅
兩公題版奉安之禮已告定期誠斯文之幸疇雖尚
德誠淺豈無參末觀盛之意哉伊時無他大家相妨
方擬圖進獲私計耳先院延 額日字巧與科期相
値遠近赴會之員恐不無零星之歎是懼是懼向呈

序文不但於節句間合有極商量處必似全篇不稱其於莫重大事之需致有狼狽之慮故恭竢還擲之命而今承對商之教尤不勝萬萬悚惶之至何不截付下示耶

答李秉懿

昨歲再承俯問是出古人先書之義同室不較之德其爲感激惶悚當復何如而周年已過一未回報問然若忽御以疇恒懷感惠仰想執事之謂我淺矣卽此推觀凡百荒墮可知是固仁人知愛所當開導或庶幾於收揄之望而鍾已鳴矣何敢望有前步耶咄

咄奈何文字撥忙製呈此斯文重事何可以似此太
未盡者備用耶會席羣彥中如有大手段幸佗圖之
如何

答張致一

昨冬荷枉今春承書至意如何而所以稱謝雖緣失
便無非不敏不誠之致耳恆切自訟于中謂外亂友
奉來不較爻寄甚重展讀悚極不暇於慰感端熱方
中天氣困人仰審玆辰省候崇衛區區獻慰疇二條
粗保情私甚幸方今 聖明在上何來尼運釀成疆
域之變賊火滔天在在蠭起一 朝禮義鄒魯之稱將

爲先祖之歸所可痛哭者吾輩五百年衣冠之族自下壞了於奴隸賤豎之手而莫之誰何矣寧欲毁冠裂冕逍遙究谷叢峽之中以與斯世永相隔絶而一綱天地無處乾淨浩歎而已胤友一見再見穩雅穎敏大有前途之望潑心奇愛不啻如芝蘭而其所以委託之意實出賢父兄教子之方其柰託付匪人何哉惟願種種相從庶乎得相長之益而顧此世亂百事將無以如意柰何俯託記文因愁惱姑留以待秋間討韻語直違勤教玆以構呈一覽屛之如何

與許士一 壽

昨春枉存以後信息仍阻及此晴佳翹注正深伏問近辰重闈鼎茵一衛康寧省餘動引淸裕不任泝仰疇洛候續承安聞慈側粗保夙狀情私慰幸而跨歲土木惱人心力斯閼斯閼金烏之計積年在心間與士友約者多矣而每每敗盟自我先之其有媿於息壤而無分於名區有如是耶以此一晉之便連被佗差池甚悵甚悵何當面敘臨紙忡忡

答吳仁瞻相毅

漢邸奉晤稍慰阻闊遽爾分攜已極悵鼓而重以未獲伊後利卻之報尤庸瑕慮在心即承來翰備審邇

日省學穩篤實吁泝谿案頭之工雖未及面扣示諭作輟之無常止泊之無所等語可見檢已之密切殊爲之奉賀而亦不無貢愚也吾人用功雖在平實地做去若立脚不牢易致擾奪則恐難免無此病痛幸更加意着力期卒素業焉疇壺信續承私分之幸耳不遠之地問遺縱出於腆念自惟無以尚其禮還不覺憮然增赧也餘冀懋學自愛

答安景瞻 泰鎭

歲新懷頗即奉伻書仰審劇峭侍履一休不任泝慰疇老人節平安私幸而身家感祟閭憐伐胥之云認

是謙語而益加勉勵如何隨暇一顧深切企望

答崔察訪 弘周

向枉車蓋得以一宵展晤方深得御之幸此承委价下狀兼以三度佳章錯落於一紙之中令人心開眼明頓覺客惱之去身也仍審比春篆體連衞豈勝拱慰疇侍節如昨私幸近與嶺湖諸賢秀日有敍晤之樂尤恨高明之不與同座耳何當接續以卒此生也來詩讀之不徒牙頰生香雲機戰兢之句反顧身心承諭尤切尤感尤感謹當十襲藏弄俾作傳世之寶耳仰和從當有報矣

與李會可 能守

日翅左旆之歸路歷顧而積雪初見寸進無前意者歸旆電過諸處而還待於雪前耶若在雪後則艱關行事不見是圖旋切仰念之至伏問間來大閤寢匙節康復侍外棣候別無搣損之祟否爲之泝遡無任疇親旆還官後姑未承安穩之報慈候種種靡寧鬱慕焦悶之狀如何可諭覲衛之行此亦不得已者故今方倚馬發程而歸期似在晦間雪嶺冰坂何以往逐耶愁惱難堪耳新婦僉愈見愈奇家泰之運執此可卜豈勝喜慶之私耶

與朴聖可 在琪

罪蟄裒落人事已絶邪料賢者向旣特賜躬唁又爲之委使疏問而致意之若是深重耶哀感悚蹙當復如何三復辭旨如所謂知敬知禮爲己就正云者似已深於所學又如所謂嚴立寬宥纂虛距迹等語亦已悉末學之弊而切中罪戾者之膏肓矣細想工用爲之斂衽增敬疇當初發迹不可謂全然無志者而氣質庸下功力鹵莽近年以來年紀日益晩暮尋討日益荒廢煩擾恆侵病祟從而乘間了無一得可以酬其素志則自度其終爲無聞無成而止耳而亦不

可得矣畢竟自家自誤已矣無言而空然坐誤四方良友之求勝已者此最一大恐悚慙恧處但念平生向道一念耿耿而不知不覺輥到此境界中夜思之寧不慨然大抵目前爲學只是口耳不曾於本原親切處眞實下工夫所以二十餘年悠悠泛泛無所據以爲田地以至於此故耳渠之本末只是如此而不辭朋來自處門牆已犯難逭之罪況何論其慕虛而并進者哉竊恐賢者警誨於是乎失諭矣別紙所示可見多少商量已有自得之妙或非他人所及者而盛意不鄙辱開以講誨之端其爲喚醒昏塞豈非疇

之幸也耶玆所以不揆淺猥隨條貢愚以副委敎之意悚仄悚仄如未當理因便更敎之如何如何仍伏審新元侍中起居增休不任哀慰疇頑不死奄當此時號隕莫逮惟以京信承安爲私幸耳

答李學源 淵秀

向胤君還後阻問勢也瞻仰更切子衡袖致下狀奉讀再三爲之心開眼明伏審窮冱靜體冲衛胤友侍讀依吉不任獻慰禮書一統大綱見成然其中四五條件姑未及就緖矣此已十餘年心力所寓而每被宂擾游泛過不知何時可以了當得及此日暮之時

恐有中輟之慮故謀以冬內齊會山庵爲數朔勘讀之役向於胤君行已達面承裁正之意畢竟賤病未穌長老畏寒計歸開商勢所然矣更以開正旬望間期會如得長老一經覽俾成一家完本則惠後人不貲矣萬乞留念爲胤友一奉再奉甚覺眞醇亦可見其中之與表一致何等奉賀耶後進而其眞醇誠實著未易多得積尚不可友況師之云乎但以一生相從無負歲寒之期爲彼此交勉之資耳

答鄭世煥

天安分手以後音信要不相聞時或念到少日事歷

歷如昨匪意兩少年來獻一書開緘而先審姓名未
悟再三扣少年然後始知少年爲執事兩胤而書爲
執事書矣少日儀形猶可有依俙記得而竊想彼此
容髮異昔縱或相對何以知疇爲前日疇也一慰一
感又一歎也仍審秋潦靜候震艮衛重下詑先狀固
不敢當旣不敢辭則卽宜構拙呈納而擾甚無定神
之暇今便未得構呈悚恨極矣兩胤友此來之意其
意甚重以若英妙篤實如使之過從大方之門其進
何可量也而顧使之借視聽於聾瞽耶甚悚甚悚

答李應五 敍敎

尊旆在洛時手狀憂擾闕復恆庸悚恨卽日端熱當
闈鼎茵連享康旺反面後侍履一衛區區拱祈日昨
轉承京信則去月二十八日 次對入侍時家君奏
達舉條特以先先生及李星湖安順庵幷蒙 貤贈
之典凡在外裔士林之列者尚不勝感祝無地況於
尊門子孫之心耶仰想必自壺洞近有通奇而遠外
事遲速未可知玆以走人奉告耳先先生則正卿云
而似於其間已出 贈帖矣子孫一員似當上京奉
贈帖以來而其於事力之末由何哉

答盧性中問目

性中以獨身入爲伯父後生庭仍無嗣續性中以乞養立後之意屢次告達則先親每以性中第二子爲身後主喪主祭之意爲敎而臨終遺敎又以此屬意不啻申重性中今於大故之後謀所以乞養立後以繼倫序之重非不知道理事體至爲允當然竊伏念先親平日本意如此遺敎又如此此實非一時亂命也則性中將何以處之未知前亦有義例耶下敎伏望而性中第二子將奉遺敎主其喪則此非承重也此非重服也其服制以何磨錬而服色以何爲之立喪主時當告由耶告由之

文亦望錄敎敢稟
取孫行爲後晉王㑺宋庾蔚之所非議大明律國朝
大典所不許吾先祖文忠公啓寢福城事及寒岡論
杏山事可按也經法自如此無容更議而晉何琦始
有此論唐白居易始有此事通典又有次孫還歸本
宗之文則其後藉此而行此事者往往有之至於我
朝儒賢難於繼序者處置身後事亦莫不以此爲證
不惟於己子之子兄弟之孫援而行之而已亦或於
祖免之外取以爲後者存則是可謂倫序之大變處
而謂之無已例則未也今哀夙承平日本意又奉臨

終遺教出於萬一不獲已而爲此援例處變之道則佗
人有難容說於其間也惟是哀淺量處之耳
服制所論或云當服齊衰三年或云當服朞年而爲
心喪三年或云當服本生祖大功而心喪終三年明
齋顧齋大山之論互相不同然儀禮齊衰三年條記
庶毋無子命己之妾子爲後謂之庶祖毋死則服三
年云云今次胤以父命還繼本生祖爲後血脈相傳
恩義至重與庶孫之爲祖庶毋後不亦大有間乎以
義揆然雖爲三年之制恐無不可
告由祝文則當曰今以出系子姓中第二子世赫謹

遵遺命立以爲後主行葬事敢告 告由時以酒果行之

答蔡惟禹 惟禹

向來重制久愈驚怛料外令咸奉書而委額慰悰來竝且伏審近清和堂上篤老氣力康旺省餘服候連護區區仰慰疇家君近作江左旆往還旬餘別無添節情私甚幸自餘究私無足奉聞令咸此來其意誠好矣顧此無似其可以當此禮耶幸以好姿質佳子姪屬之大方俾有所實效如何如何但同鄉相從自有接續惟是之有所望耳

答李賢百 時龍

匪意承書仰審定外學履蔓祜此心貢賀何以云諭疇歲後洛信尚阻慈節多傷情私焦迫示來辭意數回披繹可知其多少含蓄處鄙之所以自歎天運若如此者蓋無處不然設或遺辭之間有所捱逼於僉益之地亦非僉益之所可爲引處況奚獨於尊事爲然而尊乃如是云耶亦不知何緣有此議論也然無論其有無處何如誰某事何如尊若因此受用而增益舍舊而圖新堂惟爲尊一番之幸也實是鄙言之不歸於墮落虛坑矣望加意於靜拙約訥工夫日讀小學四書必大有所得矣知一訪在邇方懸冀耳重

方事慘痛之極令人生意都盡柰何

與朴大受

去月惠問至今莊讀以滌以早無非極熱此時省棣學履增衛否今夏所得如何想不寂寞而三時對策其或留意耶膚川故事豈不大有光於簡冊而尤有功於斯文耶是不可以得失論深有望於會史耳

答郭舜九

識荊纔遂存此至感沃如何仍伸悉所元哨風龍堂鼎前建享開陵省履鴻禧從[illegible]白於實所觀聞曉壺信承聞久阻情私顧迫而鄉[illegible]以日昨啓遂似於

僉前臨梲矣候門方切耳歲前 特旨陳[illegible]深於感

祝晚春更願預慮湲簣湲簣作聖勤讀漸進

答成 載根

送別周歲忽承伻來惠札審秋晴靜履做學勝相堂

勝慰仰之至晴家君歸田養閒情私甚幸而近患感

嗽久未差復憔迫身亦不健時常多病闕書冊做工

蔑一邁征之歎吾輩之所共惕然自訟至此必有存

省之不懈於其中者幸益充此志以副區區之望聞

路指路之示誠然矣而問路者若得善指之人則可

知得誤指之人而問其向方則其不之南轅而北適

舍坦而趨曲者幾希矣須以程子所云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爲戒如何如何卽自誤而指誤路者顧何處得正路以開行遠登高者將入路地頭也耶悚恧悚恧

答崔範九昌洛 陽七昌南

疇有哭弟之慽迺蒙尊座昆季曲垂哀憐俯賜慰問悲感之極無以諭悵仍審臘尾僉侍中棣履連護不任泝遡疇罪積不友殃禍之來不于其身而于其一弟遂使之殞折於八耋老親之下慟冤摧裂無望自全而送之土中亦已久矣柰何柰何惟以老親理遣

大無疚苦之損情私甚幸耳身家十月念間偶有下堂之戹百方鍼藥終未𢙍差于今四朔尚爾牽痛轉動未易悶憐憂慮如何可言歲除在卽惟祝迓新蔓福

與殷天輅 成浩

春間數次手狀奉覽慰愜沃而因闕復儀恆爲悵恨不審潦雨仕履連護庭信承安日前見爛報聞膺騎郎之 命此窠祿不薄而官不冗爲之奉慰月前與同志諸君設講會於溪亭而講小學書七日而了事非不盛而但恨不得與尊同之也

與鄭周極 達鎬

逼除奉書淚慰且慰此時侍奉讀履珍衛耳疇洛庭問安續承而八耋老人未明儆裝衝冒風寒日赴朝堂安得不添劇感咳乎遠外焦迫無以爲諭而老親在京伯仲兩兒各在東西季兒長時吟病服藥無効形容敗瘁有似空殼之蛛憂慮之極悄坐送歲了無悰悦悶歎勘會望間諸益皆爲撤去所得草校不過爲十一卷開正望後擬作覲行此計若遂則更勘之會自當退期若不得如計則正望後卽設計耳

答金舜明 應濟

向顧尚荷卽又奉委价俯存感荷可量仍審紗景省下服履連衛課讀想不至虛送三餘矣此切願聞疇家君近患風眩情私煎迫而伯兒豎間還家念間赴任耳仲兒敗歸自是自不足之故也柰何

答全汝明 奎炳

久阻經歲煩鬱卽奉委伻書感浣如何況審比日侍餘學履淸穆不任拱慰書中自謙之辭以尊簡實寧有是耶然而有若無實若虛無不足而恆若不足者是眞眞切當見得也因此而尤可見其用工處淺用歎賞疇家君去月念間懸車南歸曠省積歲之餘

得侍晨夕情私甚幸頃此陋坐擾擾尋數行墨倚閣
已久亦恐止此而止向來一命慄兢深於感祝耳何
當對討臨紙忡忡

答全汝明

積阻瞻頌恆切院隷來奉手札慰若面晤況審新凉
侍學增重曦初夏與遠近百餘同志通讀小學於溪
齋七日而罷甚覺勝事而恨不與左右及河應亨實
諸賢同此會耳

答李重方 鎭九

頃晤既感勤枉何料手墨申及耶不知所以論謝奉

書幾一朔冬事入洪省棣學候連勝仰泝且念曠京信承安情私甚幸而慈癃當寒闖發焦慮不容諭禮書今始事君雖有難抽之勢必與令從君聯頷偕合同助發幸甚向書稱謂不勝悚仄若蒙不棄處以叔姪之義幸矣何用爲如此萬萬不稱使人踧踖而不敢視耶切乞心諒後或有書必削去此等語如何不然恐不能相受也

答黃應韶 在薰

每見尊外面雖似充實而本地稟賦近於虛薄又有虛氣上潮之示此爲尊不尋常慎重處此無他良藥

反須堅定志氣勿爲浮雜所動隨處動作一以安靜爲心上劑如何如何蓋持此不懈然後精察而痛去之可以就於堅固之地矣此何但療病之劑亦爲學之方勿以鄙之未出於正而斥之則幸矣渠之平生瘡疣皆從浮雜躁動而生出故深知其病根之所在而竟不能痛下得按復之工今至知命終作無聞柰何相愛之至無隱之間故發妄如是一覽屛之是仰

答李元實 臣榮

禹兒歸得奉手翰審知尊稀滯洛而向後日月已多熇熱轉劇更請旅中起居連重鄉廬間安續得承聞

否想與吾兒輩日夕尋敘之樂客地相依是甚可慰而吾兒輩只是閒打乖度日者尊於其間不事全然放過而所得果有可聞者否富貴元不如文學而領此世還山讀書甚似福地耶疇洛信阻承慈癖恆添情私煎悶而身家素苦肥濕當暑者尤不堪脫巾露頂袒衣裸體於松風溪石之間極悶自京下來時早晚間必爲暫訪懸仰懸仰

答李子衡 相華

信後有日秋風憭慄不審棣樂服履連勝疇洛信續承安聞慈節近得小康情私甚幸所謂東學云者不

知是何等妖魔凶醜大亂之形見矣彼無知常漢之外亦多犯染於故家者患之及此凜然而寒心其將何術以救正耶不過明吾學以扶吾道而世道交喪人心渙沮如綫之學恐將絶脈莫非時運使然柰何柰何惟當各自奮勵警惕講明踐履有以卓然自立於洪流頹波之中庶得以大家扶持不得無望於賢好才高之後生英妙如左右幸辨得植志於實工夫上日有事焉堅固不退其終必有所濟眞箇歲月如流眞箇強壯難恃幸財察焉古人爲學之方具在方冊講得究通則何遠不可到哉只恨吾人無眞實心

地以至下梢都無得力處耳竊觀尊溫雅有餘剛果不似久必須猛著振勵無至於甘畫之科如何如何疇凡百一是自廢更何足爲尊輩說道本情也平生向道一念不無耿耿而惟是性氣麤疏志思荒懶悠悠泛泛五十年不知不覺輥到此境只自悲歎窮廬而已感尊兩書繾綣之意不計身之有無僭陳衷情之言不以人廢言則庶幾爲發軔之一助也先屛篆跋文重違尊再從氏勤敎略有所僭構者而待尊行奉上討耳

答趙國賢 承基

示諭殷讀屢回令頑喘起警大矣如疇者已矣今無
可望竊願尊座於其誦讀程式之外不忘操存體驗
之功如何如何疇之所以畢竟欲爲鄉人而不可得
者時自點檢則全昧操存體驗上工用爲之根祟故
耳善惡皆我師則惡之當戒其不在於疇乎仍念世
級日下士趍汨沒一脉吾道不絕如綫唯思感奮自
勵力踐精詣卓然有立於頹波庶有以大家扶持者
誠不能無望於年富力強有才有志之如吾國賢也
勿以上蔡斥之願賜察納千萬千萬疇京信承安而
家君陞擢以後 祔廟尊號兩都監提調一時差下

經筵日講官議政府堂上連日　除下清顯崇要稠疊若是感祝之極實不勝震懼之私耳水月翁碑文前於對敘時盡輸鄙悃今於令族丈前備悉想當入聆矣何必縷陳耶王翁事顚末明春因便下示則何感何感

答趙國賢

疇罪積不友天之降割不于身而于其弟慟冤摧裂不但哭死之哀而已即蒙尊史曲垂哀憐遠送季方俯賜慰問辭旨悲懇存歿感念其何以盡言耶仍審比來侍學白益護重疇老親自遭此變種種靡寧焦

泣柰何疇本來荒墮無足與有爲尊叟之所知也而近間心地轉甚膠撓鼎器已破方將收拾不得之中又嘗同氣之慘日用事爲都付之外酬內孜而已其外了無一事可以藉手於朋輩舊知之間有時念到自不覺憮然而失圖惄然而太息矣令季氏此來之意亦甚嘉尚而顧此空然坐誤四方遠近之求勝己者此何人哉其不以不似之禮相勉強而時來相訪於寂寞之濱與之周旋晤語則殘年受賜此甚可樂也諒之如何

答李穉嵩 詩岳

去月拜泮旅一札因致稽謝至今感悚謂以進參
大禮一奉有便要以自慰昨對士遠以再明到達爲
約而車徒已戒矣其日遂病吐瀉竟失所圖承此遠
伻俯問悵悚交摯仍審比來靜候清裕豈勝泝禱
恩宣祇受大禮只隔仰惟勞撼愴痛益無所逮及旨
疇今番參未同慶之計心非不切親癠身痾有不可
行之勢臨日停行固知無誠有以致此何歎咄如之
祭祝文字初不敢自外於尊命今亦不敢不呈納以
備裁擇而僭猥拙陋終恐不堪於用若一賜覽即不
待鄙言而自可垂悉也溪堂秋色向闌落葉滿庭景

物蕭然徘徊悵想殆不能爲懷耳

答李範五 丙登 問目

昨年十一月遭祖妣喪旣葬又丁先考憂祖妣喪若在先考喪後則似當承重而先後喪旣爲變禮則祖妣服制何以爲之立主旁題先考主之則祥事時祝辭亦何以爲之若無承重之例則稱以孝孫耶稱以孤哀孫耶

俯詢變節古今多此類故以代服不代服先儒議論互有不同處然退陶老先生定論爲可師法矣終是不代服不如代服之爲正且穩如何不忍死其親誠

爲人子情理之所不可已然三年奉無定主於情禮安乎父不在而長孫只以本服朞將事是與衆孫同也烏可曰嫡長孫耶其成服之節告于兩殯而受服退陶曰但於朔望或朝奠而告之南溪曰葬前則告在啓殯葬後則告在小祥前一日◐密庵曰以酒果措辭告由孝孤哀云云直稱孝未安似當稱孤哀孫此亦葛庵答人論如何大凡禮疑非有證據不可聽說退陶說謹玆騰呈耳

與鄭聖登泰鎭盧善甫元永洪舜極炳宇

彼此安否許多緊話極擾甚忙都不暇及惟在面陳其或恕諒否禮勘方始遠近同志姑蘄齋會泄鬱泄

聾之僉賢居近儀為之先事合同以族後至耶明日必
須聯鑣惠然如何

答洪舜卿孟欽問目

因山前私葬曾子問已有此義而伯程子朱子之葬皆在山陵前故先儒嘗備言矣舉世已通行矣此無容更議而虞事是屬喪祭不得廢只以一番進奠而連奠三爵去利成一節行之卒哭則古人謂之吉祭故退行於因山之後耳

長房奉祀則令仲氏旣出系而別為一宗哀不得不主祀而寓所移廟勢甚難便只依退溪老先生說奉

安於別室以祭之此合於禮耶

忌辰行祀旣無代攝之人則哀之長姪不可不主行曾高之祭而斬衰遽以白笠大駭於俗恐用不得似以平凉子白布網巾布直領而別置一件來示得之

答李炳祜問目

仲父題主葬時有所商量節拍因闕不行今當小朞將造主而有待立後姑停之論又或有因此造主之言此何所適從耶題主則其粉面以仲母主之耶以炳祜主之耶幷伏乞示敎

尊仲父公葬時闕不主勢然而雖今無子其與夫窮

盖無奈何之喪煞有異及此造主斷不可已鄙見如此耳顯辟雖有不得已處已行之例然先儒多非之似當以從子攝行稱顯仲父府君恐合禮意耳

與朴伯翁 在馨

海上追遊儵若夢境清郭分張悵懷如結想同此懷耳爲問新峭侍學白休疇奉老迓新喜懽交摯耳慶壽宴定在來月二十七日其時儻賜委顧耶掃榻潑企李英修忙未各候此書當照而並戀來顧則幸矣來時濯纓集青泉海槎録及滄溪集暫爲褁來如何槎録滄集則考其可謄者謄出後付還諒之如何權

南谷文字無論詩與文一幷收拾謄送渼企耳

答金渭瑞

此歲已盡一念悵切伻人手問及於此時奉讀忻感何可勝諭仍審餘冱侍履穩相區區嚮慰三餘過盡於山中則碧囱潑處可想眞樂蓋讀書當以書中義理反覆紬繹詠歎淫泆澆灌我胷中而字字思之而字通句句思之而句通以至終篇則通篇自然純通而所得自當眞實矣若以功利之心只向唇舌上騰理而已是大本已失所學何事此今世經生學子通患也故漫及之

答金驥伯 志遠 金瑞五 奎遠

歲晏翹注人來兼奉手狀仰審僉侍讀俱護且感疇洛信每承感咳靡寧之報遠外焦迫當復如何禮書之役至望始事此望撤役而初不通奇只待來會所以來者來不來者不來而會員可謂滿日子洽爲一朔非不刻期凿者實也臨校而觀之正似望洋而無津未易了勘纔得一半功用而受蟆來正望後期於廣遠了役計耳伊時合同濮所望仰

答孫士俊 東秀

方憧憧際奉手狀浣喜如何仍審新凉侍做服履橹

相仰慰殊切槐黄期迫取便近覲光計耶侍下得分
淚祝淚祝疇居然之頃禫事又過冠裳儼若平人俯
仰穹壤崩隕靡逮重以燕信漠然無承聞之路夙宵
鬱慕憂慮之私無以形諭柰何惟復 命期近先來
不遠稍慰下情而近日洋騷大作去來文字一不曾丁
寧此心焦慮益無其極迎候之行擬以來初發程計
耳

答盧進士 泰鉉

涯角相距一別經年書面兩阻勢所然耳有時息戀
只勞傾然春間偶因騰來會榜得見尊銜已不勝其

柏喜而末由奉一書以賀徒自悵歎匪意自壺第獲奉先施手狀且感且媿無以云諭伏問比來再熱省餘榮履一衞不任拱賀尊今了得此一事矣從此益懋遠大之業是所實心仰祝耳

答鄭學初 再愚

春間始識平生之面歸心慰滿未暇以飄遽爲悵秋來一書尤似更奉清晤況以二十江韻令人牙頰生香耶卽宜修敬而每擬韻語合幷呈謝竟渠素懶加之家擾尚未得卒篇出手闕然以至于今甚非所以感戢德音誠求誨益之意也令人媿悚曷何時弛積

雪漫山伏問比寒堂上愼節平復寢起康旺省棣學
履衛勝否達城見屈吾輩所以期望於尊史者此非
大處曷足奉歎耶疇兩親風痾當寒善添情私焦悶
自顧昏慵閉戶吟寒作一蟲蟄有書塊頭無友開襟
窮廬悲歎尚復何說如尊史者以其高明之才挾富
強之時靜處山齋讀書玩理地步益當展拓箇中必
有自樂幸加亹亹之工使如疇之鈍退憒劣者異日
得借餘光則豈非固孤之厚幸耶江遊圓矣而不得
與尊史同舟則又一悵也來詩冲遠不似今俗所尚
可知其立言造意之有所來處欽歎欽歎

與張學夫 原相

秋去翹注益深伏問辰下堂闈壽體康茂僉彩履衛重否仰想此日僉座但願年年之祝當與崇陵無極耳區區獻賀疇壽壺信承安私幸而女孫荷庇依遣還仕之行果在那間耶歷路蹔顧深切跂慰耳

答洪國弼 道燮 問目

道燮二月遭先妣喪十月又遭先考喪新喪在殯舊殯十一月之練在於此月則新喪過襄後卜日行之告由節次及告由式幷爲指敎伏望

母喪中父死服母周固是先儒之定論世俗之通行

而但練祀時祝文似甚難處然前一日告以代行練
祀祝文書顯妣孤哀似無未安是亦先儒之言耳
前一日告辭密庵有罪逆不天奄遭先考喪今葬已
畢明將行練祀亢增罔極敢告云云依此行之如何

如何

先府君葬事在此月二十一日則卒哭當在月內若
有餘日可以行練自當依本月行之耳

孤之高祖考諱辰與祖妣同日行事時節次何以
爲之先後行之乎同時行之乎若各牀卓而同時
行事則焚香參降神等節當各就位前行而參神

辭神亦各行之耶愚意則參神辭神欲幷行而未知禮意如何世或有一日兩忌者而有曲設行之者有列設行之者二者何擇

俯詢謹悉先儒有以次行之之論依此行之恐宜而亦有同時行之者此則惟在哀量處之如何耳若幷行則似當曲設矣

答丁而建 大植

自頃一面無時不傾此拜諫議兄承惠手狀慰感如何仍伏審秋闌重堂大耋氣力康寧侍學連護不任仰慰況今公議未盡泯滅一 命遽下於林泉終老

之日而天爵又從以隆之耶契家後生平日景仰之如嶹者其爲頌祝尤無以仰諭耳敦寧實銜第當隨窠而例次矣嶹春降才盡又遭春降悲慟情私無以堪任而公弟冤日已過音容日遠而所謂悲慟亦自此而日忩柰何柰何惟幸老親近節大無殀苦之損而方以今晦間西駕已戒千里遠役焦慮當如何先先生遺稿其間大槩繙閱而姑未及傳謄如使之覓寛四五朔之限庶有就緒之道俯諒切仰

答李茂馨 中植

緑陰正好有懷盈襟卽因陶隷來得奉手狀滿紙袞

袞讀之無斁仰審淸和霖乖侍學綏迪日前通讀之時謂或有左額獲敘之時矣竟失所圖不無悵失底意耳疇家君左掖安稅私幸而世故多端令人意思都不好柰何前後　恩命去益震懼何暇言感祝耶講事幸賴諸益之來相了得小學一書自不無相長之益是甚可幸此月念後方營禮書修勘之役已有遠近敦速或無大煞拘牽必於伊時暫顧如何

答李茂馨

久阻懸仰即奉手札慰如對展況伏審比來侍事連護課學日篤尤慰尤慰夏間與遠近諸友作勘禮之

會所得頗不少而了勘則姑未可舉論耳秋後冬間將爲再舉計伊時如有委顧之道勿孤此望如何無論山野年谷漸不成實若霜落後則凶騷似不靜貼人方寸耳憂悶憂悶

答李茂馨

疇存遭重制悲慟罔全過蒙存恤特垂慰問悼感之極何以云諭仍審溽暑侍學穩重豈勝頻慰疇弟服才盡而又當姑母之服痛實何堪惟以老人平安過夏無有疚苦之損爲情私萬幸耳疏事顛末想應入聞其亦猶賢乎已耶明知無益於回 天而不顧添

禍於本地何哉縱得爲院之名實歸害院之科矣且
其只見驅逐而溥竄旋宥也故今之君子不復有嚴
畏之心而種種爲此舉然其所謂見逐其非所謂辱
莫甚而羞莫大乎儒疏名色何代無之而我　朝立
國五百年待士之道其果有似此賤蔑之時耶或優
批而崇奬之或　溫諭而退送之甚至或不槩
上心而事有觸激則大而刀鋸桁楊小而嶺海嚴錮
此是　祖宗朝典憲而古今之通行也今也則待之
以僕隸驅之如畜物不使之可否是非於衿紳之間
而稍存體貌此無他下不自重而　上失其道也曰

疏曰否雖爲近日標榜者左右之目而人各有所見亦何可苟同耶咄咄柰何至如鄙人處在曰否之中而被人詆斥不少然適所見則如此故發其狂言一覽屛之如何

答高心淵 潚

孟春荷尊委顧向後再奉手札一謝竟闕至此然蓋其心則何日不在尊父子地耶旱酷無前潦雨仍之不審堂上鼎茵康重省讀佳勝區區泝遡 新化方暢大比曩前其所以做將來者必無所不用其極矣爲之顒[illegible]

與張壻達卿 志求

新歲面目森森在目正元已去峭漸爲煦不審比來重侍讀況日休沂念不已大庭晬甲回矣想君慶祝如何勝言想君感懷又無以慰悳疇春老迓新侍事平安私幸何如而險歲駕外焦慮萬狀耳客臘吾行除夕前日行過王山尺地透入其勢莫能瞻望指點竟未免夏門此心悵恨尚如物在喉耳

與張壻達卿

念景懷事无不耐煩頃日前見手疏備審此時侍餘哀況支持湠慰湠慰疇 洛信近阻慕鬱難狀自餘虞

覺無足爲言最是季兒常常不健往溪服藥極悶極悶方與遠近僉益擁爐爲禮書丁乙之事此則差強耳不冊以此謄出則終成無用之書哀須歲前後一來聽吾編次規模及分屬節次而持去如何

答崔禎汝 翰周

秋間雲晤追若夢境意謂歸旆歷顧渡切掃企竟孤此望方耿耿在中意中令從氏袖致手狀且感且慰仍審近寒侍餘做履珍相實副願言而只其西庭安信久未承聞遠外鬱慕安得不如示耶疇覲行日昨還巢在京時庭候粗保情私甚幸而離違後慕鬱尤

不堪柰何路憊底祟日事委頓尚何足言耶酬接煩
擾千里來往其間姑未得暇及於俯託文字上事當
於今番從氏之行草出呈納以竢進退之命而伏聞
颺黄日子姑未定期且承別紙中開集後識之託開
集云者卽開刊文字之謂而後識文集後跋文之謂
耶若爾則文稿付送然後可以續草抑或從他識文
之謂耶百爾思量終未豁然開悟處用是言託於從
氏如終不棄須於來月詳錄以示如何如何祝文亦
於其時同題奉呈俯諒如何

答李致極 鎭岳

花暢懷息更黯卽拜遠存仰審侍候連重浙慰交幷
疇兩節多愆私悶而家內憂虞層生亦滚以爲慮耳
先東湖稿本姑未展敬矣惟以人家重事之需久稽
鐵復爲懼切仰俛圖之千萬早晏如有奉際當備陳
鄙私計耳

答李文七 頫八

便信隔闊每深瞻誦匪意奉咸友兼承俯存且感且
悚罔知所以爲諭因伏審新元陡峭靜棣節連護萬
禧區區拱慰疇壺庭問安尚阻新年之信情私已極
焦菀而餘外憂虞鱗疊了無悰況悶歎奈何每前孔

懷之慽久愈悲裂而服盡久矣間又連遭朞功之痲痛不可言耳咸友此來其意誠非偶然而顧無以及人矣其敢當不似之禮以重其不韙之誅耶如不以遠方之來而時得以先世之懿過從於寂寞之濱其爲空谷之跫有不可勝喜者耳其所自爲劄錄及疑問諸條紛擾中未暇從容玩究而驟看外面槩可諦其中之所存矣攷据甚精議論甚長有非如疇曩蔑者所可窺涘極庸敬歎但其老親下遠處久離爲難鄙亦覲行在卽信宿而復路悵甚悵甚